



《哲学与文化》丛书 | 江怡 主编

现代性语境下的认同问题

——对社群主义与自由主义论争的一种考察

吴玉军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哲学与文化》丛书 | 江怡 主编

现代性语境下的认同问题

——对社群主义与自由主义论争的一种考察

吴玉军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性语境下的认同问题：对社群主义与自由主义论争的一种考察 / 吴玉军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10

ISBN 978-7-5161-1602-9

I. ①现… II. ①吴… III. ①政治哲学—研究—西方国家—现代 IV. ①D09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51161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冯春风
责任校对 胡新芳
责任印制 王炳图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中国社科网 010-64070619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2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4
插 页 2
字 数 200 千字
定 价 45.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总序：从文化自觉到哲学自觉

江 怡

中华民族正处于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时期，中华文化的复兴被看做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在这个重要历史时刻，我们能否抓住机遇，在历史文化的厚重积淀中寻找自己的定位，在传承文化的历史使命中创新自己的观念，在时代文化的多样变化中构建自己的特色，这些都是我们面临的重大历史挑战。把握好这个历史机遇，回应重要的时代挑战，不仅需要我们充分的知识准备，更需要我们的思想智慧。

当今中国的文化发展已经向我们表明，文化自觉的树立正在极大推进着我们的社会发展，文化自觉的结果将改变当今中国的文化形象。我们知道，这里的文化自觉首先是指对自身文化的强烈认同，是自身文化意识的提升，也是社会大众对文化发展的迫切要求。思想上的认同并不等同于行动上的一致。只有当我们充分认识到文化认同的重要性，并努力从行动上体现我们的文化认同，我们才能达到真正的文化自觉。文化自觉更是指思想上的自觉，是我们在思想上真正形成对自身文化性质的理解，特别是对当今世界文化发展转型过程中的不同文化形态的认识，最后构建我们自身文化的特殊性和普遍性。这里的特殊性是指，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已经体现为当今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因此，如何在当今世界文化格局中体现中国文化的特殊性，决定了中国文化的时代效应。这里的普遍性是指，中国文化的特殊性必须得到世界各国不同文化的理解，因此，这样的特殊性就必须以具有普遍意义的表达形式加以体

现。只有在能够为世界各国文化理解和交流的基础上，我们的文化才能真正进入“自在自为”的阶段。然而，要做到文化的这种自觉，我们必须抓住文化的核心和精髓，这就是时代的哲学思想。确立文化自觉的关键，应当是做到整个民族在哲学上的自觉。

中华民族富有哲学思维的传统，中华文化蕴含深邃的哲学思想。无论是《论语》、《道德经》，还是《中庸》、《大学》，这些代表着中华民族智慧的论著都充分展现了中华文化的哲学思维特征，这种特征表现为思想行动以个人认识为前提，观念形成以经验活动为前提。虽然中国哲学学科的自觉意识产生于西方哲学传入之后，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却始终是哲学式的。中国人的智慧具有这样两个特点：第一，中国人善于从身边的具体事项中发现具有普遍意义的道理，并总是试图用这些道理去理解其他相关或相近的事项，由此完成对事项的理解。在这种意义上，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更关注的是事情的过程，而不是在这个过程中呈现出的事物本身。第二，中国人对事物的理解更多地是从关系出发，更多地关注自己周遭生活环境的人和事，更多地考虑如何从各种关系中确立自己的位置。在这种意义上，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就更重视整体和全局，而不是个体和局部。由此可见，中国人的思维特征和智慧特点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对应：个人认识活动是以在身边所发生的事情为根据和出发点的，因此，中国人的思维具有经验归纳的特征；而经验活动本身又是为了更好地认识整体和全局，所以，中国人的思维又具有抽象普遍的意义。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中国人的这种思维方式并非出自我们的自觉意识，而是对前人长期生活实践的经验总结，是对中国传统思想表达的提炼升华。虽然我们一再强调中国人思维方式的特殊性和普遍性，但是这种强调却是建立在我们理解了不同于我们思维方式的西方哲学的基础之上，是我们通过不同哲学之间比较的结果。哲学思维方式的差异给我们带来了对我们自身哲学的重新认识，甚至是对自身哲学思维方式的重新定位，激发了我们全面理解自身哲学

的浓厚兴趣。正是在这种思想背景中，我们开始形成对自身思维方式的自觉。

首先，哲学的自觉意味着我们对思想的主动认识。黑格尔说：“人之所以比禽兽高尚的地方，在于他有思想。由此看来，人的一切文化之所以是人的文化，乃是由于思想在里面活动并曾经活动。……唯有当思想不去追寻别的东西而只是以它自己——也就是最高尚的东西——为思考的对象时，即当它寻求并发现它自身时，那才是它的最优秀的活动。”^① 思想正是在成为自己的对象的时候，哲学由此产生。因此，哲学的自觉本身就意味着思想。这里的思想并非完全是对具体事物的认识活动，或者是对事物发展演变的规律性理解，而是以概念的方式对我们认识活动内容的抽象概括，是对事物发展规律的概念化表达。这种思维方式就要求思想以概念的方式形成对我们所认识的思想内容的表达和构造，也是对我们思想本身的概念规定。纵观我们目前的哲学思维，我们似乎缺少的正是这种对思想的主动认识。我们比较容易满足于对事物表象的理解，比较容易接受从经验中得到的知性认识，而不太愿意从概念的层面把握事物的根本性质。真正的思想应当在于能够在事物之上确立把握事物的基本原则，能够在经验之先具备理解经验的基本能力。正如黑格尔所说：“真正的思想和科学的洞见，只有通过概念所作的劳动才能获得。只有概念才能产生知识的普遍性，而所产生出来的这种知识的普遍性，一方面，既不带有普通常识所有的那种常见的不确定性和贫乏性，而是形成了的和完满的知识，另一方面，又不是因天才的懒惰和自负而趋于败坏的理性天赋所具有的那种不常见的普遍性，而是已经发展到本来形式的真理，这种真理能够成为一切自觉的理性的财产。”^②

^①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贺麟、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0页。

^②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贺麟、王玖兴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48页。

其次,哲学的自觉在于我们能够形成对事物的整体理解,能够从较高层面把握事物发展的基本态势。马克思说:“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①这种彻底不仅表现在理论本身能够自圆其说,更重要的是理论能够把握整体,能够从宏观上对事物有完整的理解。而且,这样的理论还要在实践中得到检验,由此表明理论在实践中的彻底性。显然,这种哲学的自觉就要求我们必须认清历史的发展脉络,使理论具有前瞻性和预见性,而这种前瞻和预见正是彻底的理论自身具备的本质特征。经验主义的方法只会使我们裹足不前,完全从经验出发就会使我们“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有当我们真正形成了对事物的整体理解,只有当我们可以从宏观上把握事物的发展规律,我们才能从哲学的高度解释我们在经验中面对的各种现象,才能在事物的各种变化中把握事物的发展脉络。

再次,哲学的自觉还表现在对理论思维的自觉培养,表现为对以往哲学史的学习和理解。恩格斯说:“理论思维无非是才能方面的一种生来就有的素质。这种才能需要发展和培养,而为了进行这种培养,除了学习以往的哲学,直到现在还没有别的办法。”^②他指出,每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那个时代的历史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同的内容和不同的形式。因此,只有通过对不同时代的理论思维的学习理解,我们才能提升自己的理论思维能力。这里的理论思维能力主要包括两个部分,一个是科学思维能力,一个是哲学思维能力。科学思维能力帮助我们对以往历史中出现的各种科学假说和科学思想形成恰当的判断,有助于我们认清我们这个时代的科学理论和思想的创新程度。但科学思维能力仅仅停留在或者说只能在对经验现象的表层理解,即使是对经验现象的科学解释也不过

^①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页。

^②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4页。

是采用了逻辑的方法，对这些现象重新分类而已。而哲学思维能力则对我们的思维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它要求我们必须能够超越经验现象，通过对各种现象表面的理解达到对现象背后本质的把握。这就需要我们首先了解以往哲学史上所出现的各种理论观念，在历史的脉络中寻找我们这个时代出现的各种所谓新观念的历史踪迹。同时，这还需要我们具备超越历史和经验本身的抽象能力，能够从历史和经验中剥茧抽丝，形成我们自己的理论观念，用于解释我们当代的现实问题，并提出对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案。

最后，哲学的自觉更表现为对辩证法的自觉运用，表现为对“绝对真理”的放弃和对现实实践活动的最终关注。按照黑格尔的概念辩证法，思想的运动不过是绝对精神在人类思维中的变化过程。虽然这样的辩证法是以概念和现实存在的颠倒关系为前提的，但其中有一个重要思想却是我们必须牢记的，这就是说，只有当我们能够按照思维自身运动的方式理解事物的发展，也就是当我们能够自觉地运用思维的辩证法的时候，我们才能真正理解思维活动如何与现实存在之间产生矛盾和冲突，也才能真正理解为什么我们必须把思维活动的最后结果放到现实的实践活动中加以检验。这就意味着，辩证法不仅运用于思维活动本身，更是运用于我们在现实的实践活动。用辩证的方式观察事物，解释现象，提出观念，形成理论，这些就是哲学的自觉表现。

从文化的自觉到哲学的自觉，这体现了我们对自身文化的更深层理解，是我们对自身文化的负责态度。仅仅停留在文化自觉的层面，我们还只能从自身文化的特殊性上把握思想的力量，只能依靠我们对自身文化的理解体会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别。而哲学的自觉则帮助我们从概念的层次上理解思想的构成和变化，从思想自身的发展中把握观念的历史作用。从更广泛的当今世界文化的视野看，能够做到哲学自觉，才会使我们的文化自觉变成具有普遍意义的行动，才会使我们自身的文化特征得到广泛的认同和理解。

本套丛书冠名《哲学与文化》，正是基于以上的考虑，因为文

化是哲学的外在体现，而哲学则是文化的内在精神。我们将在本丛书中陆续出版国内具有影响的哲学学者以及其他学科学者的最新著作，充分反映国内学者们在哲学与文化领域中的独特思考。

本丛书得到国家“985工程”人文社会科学创新基地“价值观与民族精神”的大力资助，特此感谢！

目 录

第一章 引言：作为一种现代性现象的认同问题	(1)
第一节 现代社会与认同困境	(1)
一 认同：我（们）是谁？	(1)
二 现代性与认同问题的生发	(4)
第二节 社群主义：摆脱现代性隐忧的尝试	(9)
一 现代性的隐忧：社群主义兴起的境遇	(12)
二 社群主义对现代性的扬弃	(18)
第二章 自我认同	(25)
第一节 自由主义自我观及其认同困境	(25)
第二节 自我认同的建构	(33)
一 自我：表现性的存在者	(34)
二 自我：构成性的存在者	(38)
三 自我：叙事性的存在者	(45)
四 自我：社会性的存在者	(50)
第三节 社群主义自我认同观批判	(54)
第三章 社会认同	(62)
第一节 现代社会与个体归属感的匮乏	(62)
一 初级群体的式微	(65)
二 集体性结构的削弱	(68)
第二节 归属感的建构	(72)
一 婚姻家庭的营造	(72)
二 公民友谊的强调	(85)
三 交往空间的营造	(94)

第三节 社群主义人际观批判	(105)
第四章 国家认同	(109)
第一节 自由主义国家观与公民的忠诚感问题	(109)
一 工具化的国家	(110)
二 国家中立	(117)
三 自由主义国家认同观批判	(120)
第二节 忠诚感的建构	(124)
一 精神有机体的强调	(124)
二 政治生活的积极参与	(137)
三 爱国心的塑造	(145)
第三节 社群主义国家认同观批判	(153)
一 共享的善如何实现?	(153)
二 公共生活的优先性何在?	(155)
三 公民的德性如何提升?	(158)
第五章 群体认同	(161)
第一节 自由主义与公民身份问题	(162)
一 差异性的忽视	(162)
二 实质正义的缺乏	(166)
三 话语霸权	(170)
第二节 群体认同的建构	(177)
一 相互承认	(178)
二 平等承认	(182)
三 尊重差异	(187)
四 对话沟通	(194)
第三节 社群主义承认政治批判	(196)
一 民族国家内部如何实现团结?	(197)
二 集体权利与个体权利如何协调?	(200)
参考文献	(203)
后记	(215)

第一章 引言：作为一种现代性现象的认同问题

现代性作为一项不断颠覆现有行为方式的进程，催生了个体的自我意识，导致了个体与共同体的分离。生活在现代社会中的人，在享受高度自由的同时，也面临着归属感匮乏、身份感模糊的困境，从而陷于对“我（们）究竟是谁？”的追问当中。认同问题成为现代社会的突出问题。

第一节 现代社会与认同困境

一 认同：我（们）是谁？

Identity 一词在中文中有不同的译法，在不同的语境中，会被翻译为“同一性”、“身份”、“特性”、“属性”、“认同”等。从词源上讲，Identity 起源于拉丁文的 idem（即相同，the same）。在哲学和逻辑学中，idem 被译成“同一性”，既表示两事物之间的相同或同一，也表示同一事物在时空跨度中所体现出来的一致性和连贯性。当然，Identity 所指的不仅是一种外在的同一性问题，具体到人身上，还与其内在的心理体验密切相关。最早将 Identity 作为一个心理学术语加以考察的是弗洛伊德。弗洛伊德认为人格由本我、自我、超我构成。本我是人格中最原始、最不容易把握的部分，由与生俱来的本能冲动组成。本我中的一切是无意识的，它按照快乐原则行事，一味追求满足。自我是现实化了的潜能，它按照现实原则行事，不再盲目地追求满足，它监督本我的行动，给其以适当的

满足。超我是道德化的自我，其主要作用是按照社会道德标准监督自我的行动，鼓励和引导自我去压制本我。这样一来，自我就处于本我和超我的夹缝之中。弗洛伊德对人格结构的分析揭示了自我同一性的内在复杂机理，对于我们认识人格认同或同一性提供了重要的视角。但是弗洛伊德的分析基本上是内省式的（introspective），是从人体本能的角度认识自我和群体，忽视了社会文化因素在自我同一性中的重要作用。

后弗洛伊德学派思想家埃里克森将自我认同作为一个核心问题加以研究。与弗洛伊德的分析思路不同，他没有“采纳像伊谛普斯三位一体这样的本能‘与伴’作为人的不合理行为的最精简的图式，而是不断探索各种社会形式在其中共同决定着家庭结构的方式。”^① 埃里克森认为，自我认同是指自我在过去、现在和未来这一时空中对自己内在的一致性和连续性的感觉，以及被人认识到其具有这种一致性和连续性的感觉。因此，自我同一性不是纯粹自我心理的反映，而是自我与他人相互作用的结果。他人的看法、外在环境的变化都会对自我同一性产生影响。当代社群主义思想家查尔斯·泰勒也突出了社会因素尤其是对话在自我认同形成中的作用。在他看来，认同的形成和存在是对话性的。“我的认同是与他者半是公开，半是内心的对话协商而形成的。……我的认同本质性地依赖于我和他者的对话关系”。^② 自我正是通过与他人的交流和对话发现自身的特别之处，加深对自己的理解，进而形成对自身独特性或身份的确认。这种对自我身份的确认过程也就是对“我是谁？”的追问，因而认同也就是对“我是谁”这一看似简单的问题的不断追问过程。

由于现实的个体是生活于特定的社会之中的，因此，认同具有

① 埃里克·H. 埃里克森：《同一性：青少年与危机》，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5页。

② 查尔斯·泰勒：《承认的政治》，收录于汪晖、陈燕谷主编《文化与公共性》，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98页。

自我认同和集体认同之分。集体认同源自个体的社会成员身份，以及与此身份相关的价值观和情感，也就是个体身作为一个群体成员的自我观念。个人在现实中常常同时归属于多种社会群体，因此个人的集体认同可分为多个层次，如一个人可能同时存在国家认同、族群认同、性别认同、阶级认同等。在本书当中，我们依据认同对象的不同，将集体认同区分为三个层次：社会认同、国家认同、群体认同。社会认同涉及由人际交往所构成的社会，国家认同涉及个体生存于其中的民族国家，而群体认同涉及个体分属其中的相关亚群体，特别是具有政治诉求的亚群体。

较之自我认同，集体认同是一种更为稳固、持久、强大的力量，对个体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对于社会认同而言，良好的人际关系有助于个体体会到深挚、长久的友谊，与他人形成相互依靠、托付和信赖的关系，进而形成一种“家”的感觉。强烈的家园感给予了个体稳定的心理预期，使其在漂泊的社会中获得本体性安全。相反，“一个人如果没有一个可以被叫做家的地方，他们总是知道他们的生活里缺少了些什么，这可以说是灵魂的一个缺口。有时，他们因此受到严重的心理创伤，成年时期到处迁移，因为他们缺少使他们固定在某个地方的感情纽带。”^① 国家认同感表现为个体对国家具有热烈而持久的爱，它有助于增进人们对国家的忠诚感和献身精神。在祖国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强烈的国家认同感可以激励国民赴汤蹈火，与祖国同甘苦，与同胞共患难。对于群体认同而言，一个群体通过与其他群体的比较会不断强化对自身独特性的认知，会更为强烈地感受到自身在价值序列中所处的位置。一个受压制的群体一旦形成关于自身独特性的观念，并发现自己利益受损时，必定会采取相应的方式甚至是极端的方式摆脱自身的卑微地位。无论是近代以来的民族主义运动，还是新近的女性主义运动、

^① 丹尼尔·贝尔：《社群主义及其批评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01页。

同性恋运动等无不显示出群体认同的强大力量。对于这些群体而言，它们需要摆脱外在的他者给予自己的不公正对待，强烈要求他者对自己的地位予以平等承认。如此一来，认同与承认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

总之，无论对于自我还是群体而言，认同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它是人们意义与经验的来源，为人们的行为和价值判断提供了基本的参照。“知道你是谁，就是在道德空间中有方向感；在道德空间中出现的的问题是，什么是好的或坏的，什么是值得做和什么不值得做，什么是对你有意义的和重要的，以及什么是浅薄的和次要的。”^①

二 现代性与认同问题的生发

认同给予自我和群体以稳定感和连续感，但是认同问题的发生却是由不确定性引发的。在一个相对孤立和稳定的环境中，自我缺乏比较的坐标，不会产生差异性比较，因而不会产生对自己身份独特性的强烈感知，对自己的身份和地位不会产生焦虑和不安，对内在心理不会产生冲击。但是，在一个动荡和危机的时期，既有的生活方式受到威胁，差异性的他者明显存在时，自我会对自己的地位和价值产生强烈的感知，认同就成为了一个明显的问题。也正因如此，科伯纳·麦尔塞指出，“只有面临危机，身份（即认同——引者注）才成为问题。那时一向被认为固定不变、连贯稳定的东西被怀疑和不确定的经历取代。”^②循着这一思路，我们可以看到，在现代社会，人们越来越难以获得一种连续感，人们更多感受到现代社会断裂性的一面。当稳定的社会关系被打破，人们相互之间的共同感逐渐削弱时，必然会陷入一种认同焦虑之中：我（们）究

① 查尔斯·泰勒：《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38页。

② 科伯纳·麦尔塞：《欢迎来到丛林：后现代政治中的身份与多样性》，转引自包亚明主编：《后大都市与文化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99页。

竟是谁？我（们）究竟在世界中处于什么位置？我（们）究竟将走向何处？

众所周知，传统社会是身份社会，每个人、每个群体的地位是既定的。固定的社会地位规定了个人行为的具体细节，人们随之便有了对自己角色以及所从事活动的认知。处于稳定秩序当中的个体，通过其在秩序中所处的环节而获得自己的认同感，无需为“我（们）是谁？”的辨识而费心劳神。但是在当代社会，人们摆脱了既定的人身依附关系的束缚，其行为有了十分宽广的空间，自由度大大提升，其身份或认同也有着各种各样的选择。当人们被无穷无尽的选择所决定时，人们的认同感就开始失去中心。

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在《共同体与社会》一书中，通过分析“共同体”与“社会”的区别表明了这一观点。在他看来，传统社会的存在方式是“共同体”，在这里人们从出生时起就生活在一个休戚与共、同甘共苦的群体之中，通过以血缘、姻缘和地缘为基础的语言、习俗和宗教信仰的共同纽带，人们过着一种亲密、和睦而单纯的生活。在这里共同的善（common good）成为维系成员之间的纽带。与具有共同目的和情感纽带的共同体不同，“社会”则是具有自主性个体的一种联合体。在此，自私自利的个体之间的物质交换构成了维持人们彼此合作的基本方式，股份公司和各种职业的、学术的协会，是社会的典型形式。滕尼斯认为，共同体是永久的和真正的共同生活，社会不过是一种暂时的和表面的共同生活。因此共同体本身应该理解为一种生机勃勃的有机体，而社会应该被理解为一种机械的人工制品。^①

当然，从社会发展进步的角度而言，我们不能接受滕尼斯的观点。因为共同体所代表的是一种前现代的社会形态，个体的权利难以得到有效伸张。从个体自我发展的角度来看，建立在个人自由权利基础上的现代社会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创造了可能性条件。尽管

① 参见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52页。

如此，滕尼斯关于共同体与社会差别的论述还是为我们进一步思考认同问题提供了一个重要视角。

遵循着滕尼斯的思路，我们可以看到，作为现代性的突出标志，市场化、工业化和城市化促进了人、财、物的高度集中。按照市场经济的集约化原则，工业生产将生产要素从各个层面聚集起来，将劳动力从农村集中到城市，从共同体汇集到广大社会之中。这种集中化的过程，也是小型群体被破坏、大型社会组织组建的过程，那种使人们具有亲密的面对面关系的社会结构被摧毁或削弱了。

随着共同体的解体，传统社会当中那种生而固定的角色感被打破了，那种外加式的认定不再是形成自我认同的可行方式。之所以如此，这是因为，现代社会催生了个体的自我意识，导致了个体与共同体的相互分离。现代性确认，主体自我是现代性能量的来源和基本表征，主体性原则是自我确证的根本点。无论是经验主义将道德和政治的本体规定为感性的欲望、情感、同情心和自利心，还是理性主义将政治的本体规定为纯粹的理性，无一例外，自我始终居于核心地位。并且，这种自我是一种“无负担性的自我”（an unencumbered self），它消除了种族的、宗教的、历史的以及其他各种类型的结社在构成人的自我身份当中的重要性。因此，这种自我是一种不具有构成性目的（constitutive ends）的自我。这样一种自我观表明，“我必须是一个主体，我的身份的确立独立于我所拥有的东西，亦即独立于我的利益、目的以及和其他人的联系。”^① 这种具有高度自主性的自我不易形成共同体所必需的献身精神和成员之间的亲密联系，从而对认同构成严重挑战。

首先，现代社会将自我看做是一个能够进行自发选择的存在者，从而排除了历史和传统在自我构成当中的重要性。按照现代自

^① Michael Sandel, *Liberalism and the Limits of Justic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p. 55.